

闲坐花丛不计年



蝶恋花



邹传安老先生在省博办画展，“居深履厚”这四个灰白的大字，端端正正压在大幅清兰色的海报上，每天路过那里，窗外飞过的四个字倒觉有千钧重，一点一点碾过来。

画展最后那天，特意去展厅细细看画，又陪老先生坐到展厅的木椅上聊天，慢慢才觉得那份被碾散的心神，又重新聚合起来。

老先生画名很盛，但七十多岁了才第一次办个人巡展。我大胆问他，这么多年人家都轰轰烈烈办这个展那个展，你就没有眼热过？老先生笑：我是个懒人，舍不得花时间办展，我一辈子就只能、也只想做好绘画这一件事。

我常想，在艺术创作中，一个人的心越单纯，越纯粹，越天真，他获得的艺术空间也就越大。那是一个精神浮游、神思翩然的小宇宙，空气清新，阳光明媚，万物按艺术的规律健康地自然生长。如果那里装了太多庞杂无关的混乱东西，四处野蛮堵塞、冲撞、撕咬，必然令这精细的空间千疮百孔，惨不忍睹。有的艺术家当年作品灵气冲动，令人欣喜，但成名之后其艺术创造力反倒剧烈下降甚至萎缩，恐怕就是这个空间变得混浊，狭窄，以至自我生长停滞不前，死水一潭。

工笔，从画面形式上来说，是“花重锦官城”，极繁复细密的，但邹老先生的工笔画，给我的整体感觉，却

丹青小品

## 居深履厚 ——漫说邹传安画展



美人谷

正是这样一个通透、空灵，万物各自安身立命，顺应天地而生的艺术空间，健健康康，明明白白，让人好生欢喜，觉得那是梦里面出现过的，千寻万觅回首蓦然，终于身处其境，心有戚戚。

“居深履厚”这四个字，我极喜欢。老先生多年来默默闹市深居，汲汲求艺，而居深必先居安。所谓安身立命，便是懂得自己真正要什么，失去的东西无论旁人看来如何不值，自己却是怡然，安静地居于命运之所，怎样的热闹喧哗我自立定不乱。履厚则是时光，是阅历，是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漫长历程。所履惟厚惟广惟勇往直前，轻者浅者浮者蜻蜓点水者，如何求得真经？所谓知行合一，如是而已。

邹老先生守常有道，画书诗俱佳，为人亦谦和散淡，追根溯源，和其家学应有关系。老先生的祖父是晚清末代秀才，书法好，又懂中医。父亲受过现代教育，年轻时参加学生运动，被捕入狱差点被杀了头，后来回老家当老师。启蒙的堂伯呢，原来是私塾先生，古文诗词的功底都好。老先生虽然从未上过正规院校，但他的这份从小端正有方的童子功，现在已经很珍稀了。

老先生是新化人，那一带属于湘中梅山腹地，近年来常常崛起像老先生这样的奇峰峭壁，个中秘密，即使身为老先生的同乡，我也还未能完全参透。

## 久石让：东方气质的感动

一个鬼才，一个电影鬼才，一个可以把多种类型电影都拍到极至的鬼才，非北野武莫属。自从看了他的《大佬》，我不得不追随他的每一部作品。黑帮片、青春片、儿童片、搞笑片、武侠片、纯情片。除了为其整个演出团队击节喝彩，也会经常被其电影配乐弄得撕心裂肺的感动。

北野武的幻灭影像，始终交给一个叫久石让的男人来完成。片中的音乐悲情幽蓝，沉静娓娓，用最司空见惯的钢琴竖琴小号等西洋的玩意，整出东方的意味。

《大佬》和《花火》都是如此，一个不太多话的悲剧英雄，行为时，沉静时，音乐有声，传达人物的内心，心于是会悸动，会碎，会荡漾，会变成粉末去在风里飞扬。

西方的古典音乐成为他的基石，很坚实。而东方文化附着于他的

灵魂，令他多多少少无法摆脱这边空气的灵感，唯美，解读影像的悟。所以，这会是一种东方气质的传达，由内向外，不借外在的喙头，不浮不浅不造作。

他很大师，不用多言，轻描淡写就有力量。单音间的空白处似乎比有音乐时更有丰富的语言。这就是很多真正的大师为什么淡定也能震撼的原因。

很容易你就会进入一个超级的黑洞般的漩涡。进去了出不来的。太神秘，太悬。

如果想安静就听久石让，如果想冥想就听久石让，如果想如果就听石久让。

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真正活在纯的空气里。是这样的。

我想，是这样的。

■文/杨蔚然



爱乐笔记

爱乐指南

**时间:**11月27日14点  
**地点:**湖南省图书馆一楼的多功能厅  
**内容:**“湖南民歌的保护与传承”  
**主讲人:**长沙爱乐协会会长马荣徽  
**特邀:**“湖南民歌之父”白诚仁等



格力

爱乐有奖竞猜

1.久石让曾为宫崎骏的哪些经典动画电影担当配乐？请说出两部以上。

2.2010年12月，久石让将在中国哪座城市，与哪一个中国乐团一起举办他的音乐会？

**上期答案:**1、比利时 2.《眼泪》。恭喜手机号为136\*\*\*\*2529,158\*\*\*\*0434的读者中奖。

读者可通过移动手机用户编辑短信：“AY+姓名+答案”发送到1065800078462,或者登录华声在线娱乐频道 <http://ent.voc.com.cn/>参与活动。

本版投稿邮箱 sxhsfk@voc.com.cn



## “肚子里可是我们李家的种”

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早上。颜希晓眨眨眼睛，一眼便看到了站在窗边的熟悉身影。她想喊他，却不敢。希晓努力勾起以前的思路，他们是协议夫妻，又不涉及真正的感情，犯不着对他如此介意。可在突然遇到李子睿转动的瞳眸时，希晓还是不争气地垂下眼睑。

她屏住呼吸，却听“吱呀”一声门响，轻微的脚步声慢慢靠近：“子睿……我在外面买了粥……”颜希晓听出来了，那是她“公公”的声音。

李子睿接过保温壶，“喝不喝？”那一声像是自很遥远的地方发出。颜希晓轻轻摇头，话还没说出口，便见“公公”一下子走到她的面前，毫不客气地斜了李子睿一眼：“你这娃子别讨人厌，希晓如今可是我们李家的大功臣。肚子里可是我们李家的种，你在这儿咋还不冷不热的？”

说完，便看着希晓堆起满脸微笑：“娃儿，我是你爸。当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这个孽种没给我说。”他又瞪了李子睿一眼，直到视线回归她身上时，才重现慈祥笑意，“你这娃也真是的，有孩子了也不和子睿说。男人

都心粗手粗的，人家医生问子睿的时候他竟一问三不知。幸好这次没丢了孩子……”颜希晓只能尴尬笑意，她用余光扫了李子睿几眼，只见他淡淡看向自己。刹那间，颜希晓心如刀割。

这个淳朴的公公一心还以为她是李家的功臣，一个劲儿地夸赞她种种好处。希晓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，刚一活动，便听他低斥道：“子睿，你媳妇儿要翻身呢，还不过来帮忙！”“不用不用。”希晓猛然摇头，看李子睿走来，更是想要直身证明自己能自食其力。谁料想只是一动，膝盖却有钻心的痛感袭来，她猛然吸气，身子

不由一歪，正想自己又要出丑的时候，耳边传来低沉嗓音：“别动。”

倏然抬头，自己已经被整个包裹起来。李子睿一手扶她起身，另一手靠在她背后放好抱枕：“你膝盖摔伤了，所以暂时不能动。”他低头看着她，“有什么事情，告诉我就行。”希晓“嗯”了一声，不想去探究他深邃瞳眸中的含义。却见他转身，看向一旁仍喜笑颜开的子睿爸爸：“爸，你先回家吧。我在这儿就行。”子睿爸爸又嘱咐了几声，这才不甘地离去。“砰”地一声门被关上，希晓只觉心中一颤，前所未有的紧张竟袭涌上来。（10）



《拼婚》  
姚冰 著  
重庆出版公司